

走出劫難的世界—— 《紅樓夢》的逍遙觀

^a蘇友瑞、^b余佩芳

摘要

歷來對於《紅樓夢》所討論的哲學命題，大多圍繞儒、釋、道三家；然而，《紅樓夢》實際上是將「情」的意義提升，作為觀看生命的角度及方式。曹雪芹透過小說表達超越劫難的心路歷程，一定程度而言，藉由《紅樓夢》一書回應了「如何自永恒的苦難中超越？」此一問題。

本文即針對此過程逐一闡述，從二元對立到大觀園的象徵意義，曹雪芹選擇深入劫難的世界，而後透過「情」一一走出，並建構了在現實世界中能夠維護「情」的地方——大觀園。然而，既是對劫難世界有深刻的體悟，則大觀園終將毀滅，最後人物則透過婉孌將軍詞與芙蓉女兒誄的象徵，再度自劫難出走。

永遠的走出人生劫難，與大自然合一，默然看待世界紛擾，尋求內心清淨不受污染，此「逍遙」人生觀，即《紅樓夢》「走出劫難」最後的歸宿。

關鍵詞：紅樓夢、劫難、逍遙、二元對立、情

^a 蘇友瑞，私立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b 余佩芳，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

Departing from the Destined Calamity: The “Free Wandering”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Su, Yu-Jui 、 Yu, Pei-Fang

Abstract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紅樓夢) was first published in the 18th century, and has been extensively discussed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around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ever since. However, the novel has in point of fact enhanced the significance of “affection” (Qing: 「情」) as the way and perspective of viewing life. The author Cao Xueqin expressed a journey through the destined calamity and beyond in the novel, which has to a certain degree responded to the question of “How to transcend from the eternal calamity?”

This article aims at the process of transcendence. From the dualistic confrontation to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the Grand View Garden, Cao Xueqin has chosen to go deep into the world of calamity and afterwards in succession depart from it through “affection”, and finally constructed a space in the novel to maintain affection in reality – the Grand View Garden. However, the Grand View Garden has become perished in the end, since the protagonist had profound experience in the world of destined calamity. At the very end of the novel, the protagonist has departed once again from the destined calamity through the symbolization of *Gui hua jiang jun ci*(婉嬋將軍詞) and *Fu rong nu er lei*(芙蓉女兒誄).

The achievement of being eternally departed from the destined calamity of life combined itself with nature, viewed the world of restlessness in serenity, and perused

purity of inner center without any contamination – a philosophical view of “Free Wandering”, which has become the final destination of “departing from the destined calamit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Key words: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 destined calamity 、 free wandering 、 dualistic confrontation 、 affection

Su, Yu-Jui,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of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Yu, Pei-F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壹、前言

《紅樓夢》成書於十八世紀，做為一本精彩的寫實小說，能夠讓華人熱愛至此，必定由於此書觸碰到華人心底深藏的心靈問題。整個中國歷史，以致現在的兩岸三地，華人面臨許多苦難；而這苦難是輪迴的：朝代更替，一代新皇帝換了另一個新皇帝，資治通鑑上仍然布滿了血腥刺鼻的歷史；歷史的教訓從來沒有得到解決，治亂循環成為華人心靈最深的痛楚——這個世界是否一定是這樣永遠在苦難中輪迴，永遠逃不出？永遠輪迴的苦難可稱之為「劫難」。這種宿命論式的歷史觀與人生觀，對於一個充滿生命熱情的文學天才——曹雪芹，他要如何透過小說以表達超越劫難的心路歷程？

歷來對於《紅樓夢》所討論的哲學命題，大多圍繞儒、釋、道三家，或分述，或合而論之，¹而中國文學作品中，在處理人物的精神歸宿時，亦往往遵循兩條道路，即儒家式的懷才入世、遭讎受挫而後拯救世事；或道家式的懷才入世、遭讎受挫，最後逍遙出世。²然而，在儒、釋、道三者命題之外，《紅樓夢》是否有其它觀看生命的角度或方式？劉小楓《拯救與逍遙》一書〈走出劫難的世界與返回苦難的深淵〉一篇，將《紅樓夢》中的「情性」提升至和儒、釋、道相同的高度，「情」是面對劫難世界的一種方式。³劉小楓認為曹雪芹的「新人」的入世意向在根本上沒有超逾逍遙的精神，只是用「情」去補充自然的本性，他要確立的「情」並非是在劫難的世界之中，而是在逍遙的淡

¹ 如梅新林《紅樓夢哲學精神》中即討論《紅樓夢》中的思凡模式與儒家世俗哲學、悟道模式與佛道宗教哲學及游仙模式與道家生命哲學。梅新林，《紅樓夢哲學精神》（上海：學林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1997年4月第3次印刷）。

² 吳情，〈拯救與逍遙——從賈寶玉論《紅樓夢》的精神苦難〉，《藝文天地》（2011年6月），頁127。

³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臺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頁301-302。

泊之境中。⁴

而吳情〈拯救與逍遙——從賈寶玉論《紅樓夢》的精神苦難〉一文中則論述賈寶玉對世事拯救不得，逍遙不忍的精神矛盾，認為《紅樓夢》並不以精神的冷漠空無為人生歸宿，而是以「情榜證情」，最終是寄望於「情」的拯救，而不是空的冷漠。⁵王玉寶〈《紅樓夢》走出唯美的世界〉則認為《紅樓夢》通過賈寶玉被棄的命運和返回自然的生命歷程，把魏晉以來中國詩人的生命虛無感推至極限，美是賈寶玉居世的唯一理由，一旦識破美的虛幻與瞬間性，他必然走出這個劫難的世界，返回永恒的自然之中。⁶

《拯救與逍遙》一書中提出一個問題：「『紅樓』世界究竟為什麼使得曹雪芹帶著深切的悲情走進去之後又想要離開？或者換一個提法，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精神意向使得曹雪芹一心要進入一個世界而後又一心要從這個世界中走出來？」此提問的重點在於：這種出入的過程是如何發生的？⁷曹雪芹選擇深入劫難的世界，而後透過「情」一一走出，並建構了在現實世界中能夠維護「情」的地方——大觀園。然而，既是對劫難世界有深刻的體悟，則大觀園勢必終歸毀滅，故走出劫難，回歸於自然，是本文認為《紅樓夢》所採取的逍遙之道，本文即針對此一「走出劫難」的過程逐一闡述，期能將討論的重點回歸文本發展的脈絡，探討《紅樓夢》的逍遙觀。

⁴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頁314-315。針對此一論述，劉再復於《共悟紅樓》中有所評斷，他認為劉小楓言「曹雪芹處於一個價值混亂、顛倒的時代，但他卻把沉淪於世的人們所面臨的一大堆困惑一筆勾銷，適性得意地構築桃花源和紅樓世界」是對曹雪芹較不公平的看法。因「曹雪芹的審美情懷，具體呈現於文本中，不是建構一個適情得意的不見人間苦難的桃花源，而是建構一個有美也有醜的審美張力場，在此審美場中，有光明，也有黑暗，那些美麗可愛的青春生命一個一個被逼上死路，就是黑暗。……曹雪芹不僅面對苦難和黑暗，而且對製造苦難與黑暗的泥濁世界發出抗議。」劉再復，劉劍梅，《共悟紅樓》（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頁225。

⁵ 吳情，〈拯救與逍遙——從賈寶玉論《紅樓夢》的精神苦難〉，頁128。

⁶ 王玉寶，〈《紅樓夢》走出唯美的世界〉，《紅樓夢學刊》（2005年第5輯），頁117。

貳、從二元對立的劫難走出大觀園的「情」

一、紅樓夢中的二元對立

《紅樓夢》一書中，具有二元對立的思想，如全書開篇即籠罩在「真」與「假」的氛圍中，而後便述及「正」與「邪」之對立、「女人代表的水」與「男人代表的泥」之對立、「大觀園內的乾淨」與「大觀園外的污穢」之對立，此皆是曹雪芹把《紅樓夢》二元化成兩個對立世界的構思。

《紅樓夢》第一回卷首即言作者是經歷一番夢幻之後，將真事隱去而藉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故曰甄士隱云云，但又用假語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使閨閣昭傳，而曰賈雨村云云，此為原書故事第一層「真」、「假」之意。而後進入故事主體後，又以甄士隱之夢引出夢幻世界與真實世界的「真」與「假」的二元對立，之後便進入書中所謂的現實世界中的凡塵故事，並在第二回透過賈雨村與冷子興討論賈家現況時，言及「正」、「邪」之氣的二分：

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兩種，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在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凶大惡。……若生於富貴公侯之家，則為情痴情種，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縱然偶生於薄祚寒門，斷不能為走卒健僕，甘遭庸人驅制駕馭，必為奇優名倡。⁸

此外，第三十一回湘雲與翠縷的對話補充說明了陰陽二氣化為物的觀點：

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變萬化，都是陰陽順逆。多

⁷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頁252。

⁸ 清·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頁38-40。本文引用之原文，以《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為主，後所出現之原文，僅標註頁碼，不再另標註出處。

少一生出來，人罕見的就奇，究竟理還是一樣。……陰陽有什麼樣兒，不過是個氣，器物賦了成形。⁹

賈雨村言「正」、「邪」相遇之氣，會形成另一種在上不能成為仁人君子，下亦不能成為大凶大惡之人，因此，尚有一種人是處於「正」、「邪」之間的，如「情癡情種」、「逸士高人」或「奇優名倡」等，而全書最重要的角色賈寶玉亦屬此之流。故，曹雪芹寫作《紅樓夢》之旨在於他要給無情之「天」補情的大宏之願，¹⁰但是要給世界補情，必須依賴一個涉入世界的人，通過此人將「情」的法則帶到世界中去。¹¹而曹雪芹所創造的「新人」形象即為賈寶玉，賈寶玉特殊之處便在於他「天下無能第一」：沒有仇恨的能力，沒有嫉妒的能力。「在賈寶玉的心中，不僅沒有任何敵人、仇人，也沒有任何賤人、下人，甚至也沒有任何壞人、小人，那些被常人視為『身為下賤』的下人，他卻看到她們『心比天高』。」¹²因此，寶玉是從「情」的角度觀照人生，其所代表的「情不情」是一種情感的廣度，一種愛的泛溢。¹³「情」是曹雪芹貫穿於《紅樓夢》中的重要思想：

曹雪芹在「色即是空」的宗教哲學命題裡，摻進了「情」的觀念。……「因空見色」和「自色悟空」即為傳統的色空觀念，而「由色生情」和「傳情入色」則為曹雪芹的創造發明。「由色生情」指由萬物而生情感欲念，……「傳情入色」則指把人的情感注入萬物之中（包括有情之物和無情之物），這是曹雪芹貫穿於《紅樓夢》的一個重要思想。¹⁴

因此，賈寶玉身上所代表的「情」便可在二元對立的情況下，成為另一種觀看世界的方式，正、邪二分對賈寶玉而言是沒有意義的，而「情」是美好的，是

⁹ 清·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頁725。

¹⁰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頁275。

¹¹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頁290。

¹² 劉再復、劉劍梅，《共悟紅樓》，頁232。

¹³ 詹丹，《重讀紅樓夢》（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頁3-4。

¹⁴ 孫遜，《紅樓夢探究》（臺北：大安出版社，1991年），頁25。

值得一生相許的，所以寶玉親身實踐這種「情」，用「情」徹底顛覆正邪二元論。因此，「情」可以突破二元對立，作為一個「新人」的形象，賈寶玉從一開始就把善與惡、正與邪的對立勾銷了。¹⁵故文本中所具有的傳統「正」、「邪」二分，對賈寶玉是無意義的，賈寶玉判斷事情，是以「情」的與否作為標準，如第十九回茗煙偷情在傳統禮法是不合倫理的：

茗煙見是寶玉，忙跪求不迭。寶玉道：「青天白日，這是怎麼說。珍大爺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丫頭，雖不標致，倒還白淨，些微亦有動人處，羞的臉紅耳赤，低首無言。寶玉跺腳道：「還不快跑！」一語提醒了那丫頭，飛也似去了。寶玉又趕出去，叫道：「你別怕，我是不告訴人的。」¹⁶

但寶玉因對女兒之情，看那丫頭因被發現而臉紅耳赤的樣子，不但提醒那丫頭快離開，並向那丫頭說他是不會告訴人的，寶玉認為茗煙不知丫頭的歲數即作出此事，那丫頭是「白認得」茗煙了，可見寶玉認為丫頭對茗煙有「情」，故「偷情」這件事對寶玉而言便無關禮法之事，而是純粹男女之間的情感之事了。

而寶玉以「情」為判斷基準，在對尤二姐與尤三姐的賞識上亦可看出。尤二姐與尤三姐的出場，一開始是如同《金瓶梅》中女性之淫的形象，作者寫二尤，一方面藉此表現賈珍等人的荒淫，另一方面也表示那種不同於禮法所加之於女性的束縛，在二尤身上蕩然無存，使人物顯示獨特個性，這種個性最初是以一種「不潔」的形態表現出來。¹⁷在外型上，尤家兩姐妹都是「尤物」，都是好女兒，寶玉一開始對這兩位女性便不是以傳統觀念來看，而是使用「情」去超越正邪之分，所以尤二姐之死，寶玉為之傷心；柳湘蓮懷疑尤三姐品性，他代為遮掩，雖然這種遮掩法實在生生暴露了這個「天下無能第一」的糊塗方法！對以「情」做為超越價值的寶玉，尤氏姐妹並非是「邪」者；事實證明，隨著情節的發展，尤二姐情歸賈璉，而尤三姐最後自

¹⁵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頁303。

¹⁶ 清·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頁405-406。

¹⁷ 詹丹，《重讀紅樓夢》，頁87。

刎而死；皆表示尤三姐是內心善良貞烈的奇女子，尤二姐不是淫，而是懦弱難以抵擋，一旦有了賈璉的倚靠，也似乎從邪而回歸到正了。由此看來，寶玉這種以「情」超越社會正邪價值觀的想法，似乎成爲一條可行的人生觀出路。

此外，迎春的大丫頭司棋，在第六十一回「投鼠忌器寶玉情賊 判決冤獄平兒情權」中跟管廚房的柳家嬸子與五兒處得不好，就下了陰謀要生事把柳家的趕出去而讓自己的親戚秦顯家的補進來，有其人格上的缺失。而在第七十四回，司棋與表哥私通之事，「鳳姐見司棋低頭不語，他並無畏懼慚愧之意，倒覺可異。」（頁1792-1793）證明世俗眼光中認爲「私情」之不合禮儀，但對司棋而言，卻無畏懼慚愧之意，因此，當司棋因爲通姦之事被逐，第七十七回寶玉一樣淚汪汪的道別，要幫她開脫，還爲此痛罵沾了男人氣息的婆子：

寶玉又恐他們去告舌，恨的只拿眼睛瞪著他們，看已去遠，方指著恨道：「奇怪，奇怪，怎麼這些人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賬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守園門的婆子聽了，也不禁好笑起來，因問道：「這樣說，凡女兒個個是好的了，女人個個是壞的了？」寶玉點頭道：「不錯，不錯！」¹⁸

從這些例子看來，寶玉的「情」，是一種普遍真理：凡是女兒就是水，就值得用「情」相對待，這就是人生最大的意義！他連那些女兒究竟品性道德如何都不管，更何況去沾染賈環的相好（彩霞）和賈薈的相好（齡官）？從「正邪對立」中走出，試圖用「情」來面對現實生活的一切，這正是賈寶玉設定生命意義的指標。

二、反抗劫難的世界，大觀園是一個出走的武陵源

在寶玉的至理名言中，認爲「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頁38）此處是以「女」與「男」生理上的對立而言，然而，在女性之中，也有行徑如同男性汙濁的，如沾染男子氣味，或沽名釣譽的女性；相對的，在男性之中，型態偏

¹⁸ 清·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頁1870。

向女性，或具有女性靈秀特質的男性，寶玉亦不排斥，因此以「情」為標準，是可以打破男、女生理上的對立的：

也許沒有任何一部明清小說會像《紅樓夢》那樣，把情與女子氣緊緊地纏繞、聯繫在一起，……它對於女子氣的正面描寫應被解讀成一種對「情」的獨衷，……那些人物，那些把與情相聯的價值觀人格化的男人和女人，也由於「情」而被女性化了，……《紅樓夢》中對婦女的大量的不無炫耀的同情，都基於一種對女子氣——它不僅僅為女人所有也為男人所有——的概念化。¹⁹

故寶玉區分男女，關鍵不在性別本身，而是人物清濁的特質；同理，面對女性，不是所有女性皆為須呵護的對象，已婚婦女沾染男子之濁氣，亦是寶玉所不滿的²⁰寶玉並不是徹底的呆子，「女兒一定是水」不見得完全成立，例如雖然他對鳳姐有「情」，但是太多女兒毀在鳳姐手裡，因此，為了解釋「為什麼有些女人會脫離了『情』的無限上綱？」寶玉找到一個答案，就是「凡是嫁給男人久了，沾染了男人氣味的女兒就比男人更可殺了！」寶玉對於所謂的「婆子」之厭惡，在《紅樓夢》中多有顯示，第五十八回優伶蠲免遣發，女兒與婆子的衝突浮上檯面，晴雯對不知園內規矩的婆子所說的一番話，顯示在大觀園內女兒與婆子地位的顯著差異與潛在規則：

晴雯忙喊：「出去！你讓他砸了碗，也輪不到你吹！你什麼空兒跑在這？子裡來了？還不出去！」一面又罵小丫頭們：「瞎了心的，他不知道，你們也不說給她！」小丫頭們都說：「我們攆他，他不去；說他，他又不信。如今帶累我們受氣。你可信了？我們到不去的地方還不算，又去伸手動嘴哩。」一面說，一面推他出去。²¹

因此，如何確保「女兒」不會變成「婆子」？如果寶玉不想走進「婆

¹⁹ 艾梅蘭著，羅琳譯，《競爭的話語：明清小說中的正統性、本真性及所生成之意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121。

²⁰ 林景蘇，《不離情色道真如——《紅樓夢》賈寶玉的情慾與悟道》（臺北：大安出版社，2005年），頁146-147。

²¹ 清·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頁1382。

子」的世界，就表示他認為婆子是敗壞的女兒，永遠不會變好的了，必須把她們徹底排除。不想走進婆子世界、改變婆子的寶玉只能為自己留下乾淨的女兒們，故以「情」作為判斷的基準，勢必需要一個保留「情」的空間，於是大觀園的存在勢在必行了，只有大觀園能隔開汙濁的婆子和男人，不會汙染寶玉心中的理想女兒，才能真正以「情」成為人生超越的目的。於是，一個大觀園，園內是乾淨的，園外是汙濁的；水流在大觀園內是乾淨的，流出大觀園外就髒了，如同黛玉教寶玉葬花時所說，花朵流出大觀園外就會被糟蹋了。²²

曹雪芹在《紅樓夢》裡創造了兩個鮮明而對比的世界，分別是烏托邦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即大觀園以內的世界和大觀園以外的世界。²³寶玉並不在意「正邪之分」，或者說，他的出生就是為了控訴正邪之分，所以如此「行為偏僻性乖張」。他為了在控訴正邪之分與社會的永恒劫難之外，找到個人生命價值意義的寄託，所以從「情」一意淫而不是皮膚濫淫——找到安身立命的憑藉。為了這個「情」能保持最為純粹美善不受破壞，他選擇「走出劫難的世界」，他先把「女兒」和「婆子」分開，走出「墮落的女兒——即婆子」的劫難世界，躲進「女兒」的知情意象。為著確保「女兒」是不受污穢的，大觀園成為「走出劫難世界」最高的現實象徵。看到襲人的表姐妹生的好，就希望她們在大觀園裡——因為只有大觀園才能維繫「情」的終極意義！平兒、香菱受委曲，大觀園是最好的福地洞天。「大觀園是一個把女兒們和外面世界隔絕的一所園子，希望女兒們在裡面，過無憂無慮的逍遙日子，以免染上男子的齷齪氣味。最好女兒們永遠保持她們的青春，不要嫁出去。」²⁴

²² 原文為：「黛玉道：『撈在水裡不好。你看這裡的水乾淨，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髒的、臭的混倒，仍舊把花糟蹋了。那畸角上，我有一個花塚。如今把他掃了，裝在這絹袋裡，拿土埋上，日久不過隨土化了，豈不乾淨？』」清·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頁523。

²³ 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8年初版，1981年再版），頁41。

²⁴ 宋淇，《紅樓夢識要》（北京：中國書店，2000年12月第1版，2005年1月第2次印刷），頁18。

參、「情」的自我毀滅與大觀園的再次劫難

如果曹雪芹只有滿足在上述的「大觀園」象徵，那麼，他不過是在高明的文學技巧中選擇自我幻想與逃避現實。在曹雪芹的一生，世事如夢大起大落，昔日堂前燕盡入百姓家，他所體會到的「現實」世界是一個永遠逃不掉的劫難！正如同今日我們細看中國歷史上的起起落落，哪一個心靈敏銳的人不會感受到這部歷史是這樣一部悲劇性的永遠劫難呢？

再者，身處世家大族榮華勝極之家，曹雪芹親眼看到自己的家是這樣從勝極到毀滅，他所經歷的更是這樣的一個悲劇——多麼繁華的現實，終究會在時日摧殘下破滅。做為一個不敢逃避良心指引的寫實小說家，曹雪芹只有親手毀掉大觀園——大觀園一定無法長久、女兒終究會薄命、多「情」終究得無「情」。如此，曹雪芹才創造出這麼真實感人的寫實小說。

大觀園是如何逐漸不得不然的毀掉？首先是大觀園的「乾淨世界」韶華勝極的四十九回「琉璃世界白雪紅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後，小丫頭墜兒偷了平兒的蝦鬚鐲，五十二回寶玉得知這個情況：「寶玉聽了，又喜，又氣，又嘆：喜的是平兒竟能體貼自己，氣的是墜兒小竊，嘆的是墜兒那樣一個伶俐人，做出這醜事來。因而回至房中，把平兒之話，一長一短，告訴了晴雯。」（頁1207）寶玉認為偷竊是件「醜事」，即這樣的行為實屬沾染了婆子的氣味，並將此事告知晴雯，難道寶玉忘了平兒提醒過晴雯是塊「爆炭」，一下子就會鬧起來？在這裡顯示的是為了維護大觀園的「女兒世界」，「沾了婆子氣味」的女兒必須排除掉，墜兒的「小竊」剛好就是寶玉最嫌惡的「婆子之特性」，自然得打發出大觀園外了。故墜兒的離去具有象徵意義，但是同時也反映了一個危機：在這個努力維護的「情」之天堂，真的沒有任何墮落的可能嗎？司棋、小螺與五兒、芳官兩派的鬥爭且先不談，單單提大觀園最嚴重的一次內部墮落，就是大觀園發現了繡春囊與其後的「惑奸讒抄檢大觀園」事件。

「繡春囊」所代表的象徵是非常重要的意義，但是，由於高鶚續書把司棋寫得非常貞烈，易使讀者誤以為「繡春囊」是愛情的象徵，這樣子我們就無法了解「繡春囊」對大觀園理想世界的墮落警訊了。無論司棋後來是不是為愛情

而以身殉，因為曹雪芹的原意未必如此，所以大陸學者張之的續書才把司棋跟潘又安寫成只是一起夜逃被抓了，然後又找關係從監牢逃出去。²⁵不要考慮司棋是否有殉情的下場，就可以清楚的分析「繡春囊」之象徵了。

寶玉所期待的大觀園是「情」的象徵，「情」雖然會產生「淫」，但是這種「淫」卻是一種心靈境界極高的「意淫」而非賈璉式的皮膚濫淫。做愛與偷情雖然是皮膚上的「淫」，但是出自愛情的自然需求，寶玉並沒有視偷情為會破壞「情」之世界，所以他看到茗煙和萬兒的偷情才沒有生氣。

然而，繡春囊是一種助興的工具，不只上面的圖案是爲了激發性趣而繡的做愛圖像，而且內含引發性慾的春藥（或許是一種特殊的香味）；換句話說，這種東西已經是具有「爲了性而性」的皮膚濫淫之特徵，不再是寶玉心目中超越意義的「情」或者是因「情」而生的「淫」，而是最標準的「皮膚濫淫」之象徵了。所以邢夫人和王夫人才會一開始就認定那是鳳姐和賈璉「專用」的。如同夏志清所言：

對於其他年輕的女子來說，那只繡著猥褻圖案的「繡春囊」的發現，使他們最後從大觀園安寧的生活跌進不幸的深淵。對司棋和他的情人、表弟潘又安而言，香袋上的圖案僅僅是他們在大觀園的樹林裡幾次幽會的紀念品，但對於年事稍長的賈府姑娘們來說，這意味著一個駭人聽聞的暗示，即魔鬼撒旦已進入樂園，危及著這些年輕少女受到保護的德行。²⁶

大觀園內部出現了這種「皮膚濫淫」的強烈象徵，就是大觀園「情」之世界開始腐朽、破敗的警訊。

「繡春囊」不但破滅了「情」的理想象徵，而且嚴重的違反社會「正邪二分」的禮教，傳統所視之「正」的世界找到最好的藉口對「邪」的世界進行大整肅，這個象徵就是抄檢大觀園與肅清怡紅院。大觀園是一個「走出劫難世界、創造理想桃源」的思想之產物，自然不可能強力維護來自「正」世界的攻擊，只能在「走出劫難」之後，繼續走出「理想世界」。因此，搜索繡春囊主人固然是重點，但肅清怡紅院的「邪」才是更重要的目的，這就是王夫人被王

²⁵ 張之，《紅樓夢新補》，第九十六回，頁202。

²⁶ 夏志清，《中國古典小說導論》（安徽：安徽文藝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1994年5月第2次印刷），頁314。

善保家的慫恿抄檢大觀園之後，一下子就想到要肅清怡紅院內的「妖精」之寫照。於是，「情」之聖者如晴雯、芳官之類，在這次大肅清中全部被趕出大觀園世界。少了這些聖者的大觀園，「情」的意義還能夠維持多少？

抄檢大觀園對於賈寶玉而言，是美的紛紛毀滅和消逝之時，是賈寶玉徹底醒悟之日，他將棄絕塵世的一切念想，走出這個虛無且充滿醜惡的世界，解脫生的痛苦。²⁷曹雪芹寫賈寶玉突出了在他身上的兩個方面，即無才與有情，無才指以世俗眼光對賈寶玉抱持著無用的否定看法，有情則指賈寶玉對事物有情之肯定看法。因此，在以大觀園構築起來的空間上的「內、外」、時間上的「今、後」、對象上的「男、女」，「都是以大觀園為視點論及寶玉的無才與有情，寶玉今天在大觀園內對女兒們有情，必然在將來走出大觀園這個女兒國後在男人社會中無能為力。」²⁸隨著時間的流逝，賈寶玉勢必得走出大觀園，曹雪芹清楚的認識到在現實世界中，大觀園中不可能永遠存在，因而安排了大觀園的毀滅，反映在作品中就是「賈寶玉由滿心歡喜入住大觀園到逐漸感受到美好現實的不斷消逝直至最終毀滅而絕望棄世的過程，……所以小說對這一毀滅過程和理想破滅的深悲巨痛的表述，反而更進一步映襯出了曹雪芹對美好理想的真切眷戀。」²⁹然而，眷戀難擋現實，《紅樓夢》所反映的世界觀與人生觀，超越了「補天濟世，利物濟人」與「落墮情根」這一矛盾層面，實際上是認定了現實世界之「無常」而不能長期圓滿，人生樂極悲生，終如夢幻，是個大悲劇，³⁰故拒絕自我欺騙的文學天才，只能用良心親手毀掉大觀園。

肆、再度走出劫難：姽婁將軍詞與芙蓉女兒誄的象徵

在大觀園被抄檢，怡紅院被肅清後，眼見「情」的理想現實世界已經岌岌不保，寶玉要如何重新追尋他生命的終極意義？第七十八回「老學士閒徵姽婁

²⁷ 王玉寶，〈《紅樓夢》走出唯美的世界〉，頁128。

²⁸ 張祝平，〈走出大觀園——賈寶玉的人生道路初探〉，《紅樓夢學刊》（1998年第2輯），頁28。

²⁹ 張建華，〈紅樓夢與莊子〉（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57。

³⁰ 周策縱，〈紅樓夢案——棄園紅學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81。

詞「癡公子杜撰芙蓉誄」中，此回晴雯已死，芳官等被逐，寶玉尋黛玉不著，加上寶釵搬出，在在都是人去樓空之意：

（寶玉）只說去看黛玉，遂一人出園，往前次之處來，意為停柩在內。……寶玉走來，撲了個空，寶玉自立了半天，別無法術，只得轉身進入園中。待回至房中，甚覺無味，因順路來找黛玉，偏黛玉不在房中，問其何往？丫鬟們回說：「往寶姑娘那裡去了。」寶玉又至蘅蕪院中，只見寂靜無人，房內搬的空空落落的，不覺吃一大驚……³¹

很巧合的，正在為晴雯傷心不已的寶玉遇到賈政要他寫〈婉孌將軍詞〉，這正好觸動他的心意，對大觀園「情」的維護、晴雯、芳官等對「情」的展現，最後皆被毀滅，恰好可以透過歌詠林四娘來抒發心中之意。因此，寶玉透過〈婉孌將軍詞〉，刻劃他對大觀園的興盛與大觀園的破滅之陳述。王希連批評本中言及：「林四娘死得慷慨激烈，晴雯死得抑鬱氣悶……迥不相同，而於一回書中並寫，有擊鼓催花之妙。」³²〈婉孌將軍詞〉似為為晴雯等女性而寫，林四娘的忠義之氣，恰如晴雯的正直個性，試看此詞之前半部，描述林四娘等人操練女軍的盛況：

穠歌豔舞不成歡，列陣挽戈為自得。跟前不見塵沙起，將軍俏影紅燈裡；叱吒時開口舌香；霜矛雪劍嬌難舉。丁香結子芙蓉條，不繫明珠繫寶刀；戰罷夜闌心力怯，脂痕粉漬污蛟綃。³³

其中暗寓了大觀園以「情」與「女兒」為人生意義的惺惺相惜。而後半段：

勝負自然難預定，誓盟生死報前王。繡鞍有淚春愁種，鐵甲無聲夜氣涼。賊勢猖獗不可敵，柳折花殘實可傷；魂依城郭家鄉近，馬踐胭脂骨髓香。星馳時報入京師，誰家兒女不傷悲！天子驚慌愁失守，此時文武皆垂首。何事文武立朝綱，不

³¹ 清·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頁1908。

³² 浦安迪編釋，《紅樓夢批語偏全》（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7年），頁434。

³³ 清·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頁1918-1920。

及閨中林四娘？我為四娘長太息，歌成餘意尚徬徨。³⁴

描述林四娘從「勝負自然難預定」這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行為，到「誓盟生死報前王」而「柳折花殘，馬踐胭脂」，這豈不是又暗寓大觀園的抄檢與怡紅院的肅清後晴雯、芳官等人的下場？老學士閑征婉孌詞之日，正是惑奸譎抄檢大觀園餘波未平之時，不忍悲戚的賈寶玉，把林四娘與鬚眉男子相對，借題以讚頌女兒。³⁵

然而，單單只是陳述大觀園的悲劇是不夠的，寶玉除了了解大觀園終究是幻滅，他還得找到一個人生終極價值來面對他所經歷的人生，否則，人生就得如大觀園一般幻滅嗎？有一種人生，可以面對大觀園的幻滅，而且延續寶玉一貫的「走出劫難」的作為，就是「走出人間劫難，與自然同化」。此即緊接著〈婉孌將軍詞〉而出的〈芙蓉女兒誄〉所示的意象。〈芙蓉女兒誄〉悼念的是晴雯，一方面卻也是寶玉對大觀園的幻滅後，對人間現實的幻滅與嚮往自然同化的意境。

嚮往與自然同化之意境，可以以屬自然萬物之「花」喻人看出，第七十七回〈俏丫鬟抱屈天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中，晴雯被撵出大觀園後，寶玉便以階下海棠花死了半邊來應兆晴雯將死：

寶玉嘆道：「你們哪裏知道，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樣，得了知己，便極有靈驗的。因用大題目比，說有孔子廟前之檜，墳前之蒼，諸葛祠前之柏，岳武穆墳前之松。這都堂堂事大、隨人之正氣，千古不磨之物。世亂則萎，世治則榮，幾千百年來，枯而復生者幾次。這豈不是兆應？小題目比就是楊太真沉香亭之木芍藥材，正樓之相思樹，王昭君塚上之草，豈不也有靈驗？所以這海棠亦應其人欲亡，故先就死了半邊。」³⁶

海棠和晴雯之間已經超越了物類種屬的界限，花與人相通於知己之情，海棠將

³⁴ 清·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頁1922。

³⁵ 張錦池，《紅樓管窺 張錦池論紅樓夢》（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年），頁356-357。

³⁶ 清·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頁1878-1879。

死預兆著晴雯將死，是花與人的物化。³⁷而後緊接著的第七十八回，一小丫頭向寶玉說晴雯成為花神之事，更是直接將人喻為自然之花神：

寶玉忙道：「你不識字看書，所以不知道，這原是有的。不但花有一個神，各樣花各有一個神之外，還有總花神。但他不知是做總花神去了，還是單管一樣花神呢？」丫頭聽了，一時諗不出來。恰好這是八月時節，園中池上芙蓉正開，這丫頭便見景生情，忙答道：「我也曾問他：『是管什麼花的神？告訴我們，日後也好供養的。』他說：『天機不可洩漏，你既這樣虔誠，我只告訴你，你只可告訴寶玉一人，除他之外，若洩漏了天機，五雷就來轟頂的。』他就告訴我說，他就是專管芙蓉花的花神。」寶玉聽了這話，不但不為怪，亦且去悲而生喜，仍指芙蓉笑道：「此花也須得這樣一個人去司掌。我早料定了他那樣人必有一番事業做的！雖然超出苦海，彼此不能相見也，免不得傷感思念。」因又想：「雖然臨終未見，如今且去靈前一拜，也算盡五六年的情常。」³⁸

此事雖是透過小丫頭的口說出，無法判定真偽，但是寶玉聽此一說後「去悲生喜」，認為晴雯是與自然同化，成為芙蓉花神。寶玉在為晴雯做〈芙蓉女兒誄〉前即言：「我又不希罕那功名，不為世人觀閱稱贊，何必不遠師楚人之《大言》、《招魂》、《離騷》、《九辯》、《枯樹》、《問難》、《秋水》、《大人先生傳》等法，或雜參單句，或偶成短聯，或用實典，或設譬寓，隨意所之，信筆而去，喜則以文為戲，悲則以言誌痛，辭窮意盡為止，何必勸世俗之拘拘於方寸之間哉。」（頁1924）有意遠師古人，透過誄文自舒胸中之意，而後成篇之〈芙蓉女兒誄〉，雖述及過往相處種種，難掩不捨，但最後卻仍舊傳達出與自然同化之意象。

〈芙蓉女兒誄〉前半段是描述「邪終被正所滅」、「公子情深敵不過女兒命薄」等情形，在這樣的情形下，大觀園的理想要從何處尋？試看〈芙蓉女兒誄〉前半段：

³⁷ 胡曉薇，〈「物化於情」與「物化於道」——試論《紅樓夢》與《莊子》的「情」觀〉，《紅樓夢學刊》（2009年第2輯），頁263。

³⁸ 清·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頁1907。

孰料鳩鴿惡其高，鷹鷂翻遭罩罟；蕤施妒其臭，蘭竟被芟鉏！花原自怯，豈奈狂飆；柳本多愁，何禁驟雨。偶遭蠱蜚之讒，遂抱膏肓之疾。……高標見嫉，閨幃恨比長沙；直烈遭危，巾幗慘於羽野。自蓄辛酸，誰憐夭折！……自為紅綃帳裏，公子情深；始信黃土隴中，女兒命薄！……嗚呼！固鬼域之為災，豈神靈而亦妒？籍諛奴之口，討豈從寬？剖悍婦之心，忿猶未釋！。³⁹

一直到「始信上帝委托權衡，可謂至洽至協，庶不負其所秉……」等，現實的理想已經不可能，只有走出這個劫難世界，與自然同化——也就是成為神，這樣才能把每個女兒的乾淨性質完整的保護，情的世界才有永恒存在的可能，生命的意義才有一個終極指標。因此，再看〈芙蓉女兒誄〉後半段：

乃歌而招之曰：天何如是之蒼蒼兮。乘玉虬以遊乎穹窿耶？地何如是之茫茫兮，駕瑤象以降乎泉壤耶？望微蓋之陸離兮，抑箕尾之光耶？列羽葆而為前導兮，衛危虛于傍耶？驅豐隆以為庇從兮，望舒月以離耶？聽車軌而伊軋兮，御鸞鷖以征耶？聞馥郁而蕙然兮，紉蘅杜以為纓耶？炫裙裾之爍爍兮，鏤明月以回璫耶？借葳蕤而成壇時兮，藥蓮焰以燭銀膏耶？文瓠匏以為解學兮，灑醴醕以浮桂醕耶？瞻雲氣而凝眸兮，仿佛有所覩耶？俯窈窕而屬耳兮，恍惚有所聞耶？期汗漫而天闕兮，忍捐棄予于塵埃耶？倩風廉之為余驅車兮，冀聯轡而攜歸耶？余中心為之慨然兮，徒噉噉而何為耶？君偃善而長寢兮，豈天運之變于斯耶？既窈窕且安穩兮，反其真而復奚化耶？余猶桎梏而懸附兮，靈格余以嗟來耶？來兮止兮，君其來耶？⁴⁰

這些全都是表達走出人間，與大自然冥合的境界，若是能與大自然合一，晴雯就不生不死不滅了，而寶玉的理想就能永恒。所以最後寶玉所悲嘆的究竟是晴雯之死，還是悲嘆寶玉自己還沒有與自然合一呢？這樣的人生意義之終極答案，就是「走出劫難」；走出到最後，現實生命是浮光幻影，大觀園是一瞬間的幻夢，這一切都是要走出的。所以，成為大自然的一部份，就是生命最高的境界，這就是「逍遙」。

³⁹ 清·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頁1926-1928。

⁴⁰ 清·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頁1929-1930。

劉再復認為《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人化的大書，即石頭化為人的大書，寶玉與黛玉是木石前盟，人的生命從洪荒的大自然中逐漸形成，人從自然界走入人界後，身上還帶著自然的特性。⁴¹《紅樓夢》中「與自然同化」的觀點，在許多情節皆有顯示。以走出劫難而言，由於人間事紛擾，皆帶給人牽掛煩惱，惟有走出劫難並放下，方能有所體悟。第二十一回寶釵生日之時，寶玉央求寶釵所念之戲文：「漫搵英雄淚，相離處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台下。沒緣法，轉眼分離乍。赤條條，來去無牽掛。那裡討煙蓑雨笠捲單行？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緣化！」（頁489）寶玉聽了便稱賞不已。而後又因介於黛玉與湘雲間之調停，思及《南華經》中的句子：「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泛若不繫之舟。」（頁494）這些思想皆與走出劫難之逍遙處事有關。

而後入住大觀園的生活，則更加貼近自然萬物。第二十三回，寶玉等人因元春之命而入住大觀園，眾兒女成長的過程中，便常有與自然貼近之情節，且看寶玉入住大觀園後之情景：

且說寶玉自進花園來，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頭們一處，或讀書，或寫字，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以及描鸞刺鳳，鬥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無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樂。他曾有幾首即事詩，雖不算好，卻是真情真景。⁴²

寶玉所做之〈四時即事詩〉含有閒適之意，而其在大觀園作詩、散步、看景、談情、說悲等生活，這樣的生活型態正是不破壞天人之道的「自然」狀態。⁴³此外，寶玉對自然萬物之情，也透過婆子的側面觀察而道出，如第三十五回，婆子說寶玉「時常沒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裡看見了魚，就和魚兒說話；見了星星、月亮，不是長吁短歎的，就是咕咕噥噥的。」（頁804）

⁴¹ 劉再復，《紅樓哲學筆記》（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10年），頁6。

⁴² 清·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頁519。

⁴³ 張建華，《紅樓夢與莊子》，頁40。

對生命消逝的認知，也同樣是透過自然萬物來體會，如著名的第二十七回黛玉葬花之舉，寶玉聽見黛玉所作之〈葬花詞〉，不由得由花及人，思及生命消逝，花落人亡之嘆。第五十八回，寶玉自認因病而把杏花辜負了，更由杏花聯想至女兒不得不出嫁的哀嘆。而這些與自然萬物貼近的例子，仍舊有「人」的介入，最終的逍遙，應是與自然同化，寶玉兩次與襲人談及死亡議題，一次是第十九回，寶玉言「只求你們同看著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飛灰還不好，灰還有形有跡，還有知識，等我化成一股輕煙，風一吹便散了的時候，你們也管不得我，我也顧不得你們了，那時憑我去，我也憑你們愛那裡去就去了。」（頁423-424）第三十六回寶玉說願自己能夠「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為人」（頁826），便是他死的得時了。

因此，賈寶玉只宜生活在兩種自然關係之中，一是擁有日月星辰，山水花卉的大自然中，一是擁有天真天籟的少女自然生命之中，可是人終究有複雜的人際關係，還是赤條條無牽掛的自然人更好。⁴⁴《紅樓夢》一書呈現了應充分人化後再求人的自然化，寶玉類的反叛是充分人化之後的反叛，是擁有高度心靈原則之後的謀求意志自由，是在實現「自然人化」大前提下的謀求生命自然。⁴⁵

伍、結語：一旦開始走出劫難， 最終是與大自然合一的逍遙人生

我們看到，從對於「正邪對立」所產生的社會壓迫，到寶玉以「情」來代表「邪」對於「正」的反叛。卻同時讓「情」產生了「女兒」與「婆子」的對立，從而造成「大觀園內」與「大觀園外」的對立世界。在這種過程中，無論是正邪對立所造成社會的永遠劫難、女兒或婆子對立造成的大觀園內鬥爭、大觀園內外對立卻止不住大觀園內的自我腐敗，我們看到寶玉一直靠「走出劫難」來回應他所面對的價值問題。

⁴⁴ 劉再復，《紅樓哲學筆記》，頁57-58。

⁴⁵ 劉再復，《紅樓哲學筆記》，頁162。

於是一旦開始走出劫難，就是永遠的走出。爲了走出「正」「邪」對立而創造的「情」，會產生「女兒」「婆子」對立；爲了走出「女兒」「婆子」對立而創造的大觀園，會產生「內外」對立；終究都逃不掉現實人生永遠的劫難——幻滅與破碎。因此，永遠的走出人生劫難，與大自然合一；默然看待世界人生紛紛擾擾，對人生無語外只得尋求內心清淨不受污染；這樣的逍遙人生觀，就是「走出劫難」最後的歸宿了。

然而，理想世界的破裂，是否就得走向逍遙的人生觀？是否「走出劫難」的生命價值，是我們安身立命的終極意義？這是讀完《紅樓夢》後可與西方經典巨著《卡拉馬助夫兄弟們》進行文學比較之議題，也是劉小楓《拯救與逍遙》一書中嘗試進行的中西文化價值之比較。本文期待分析《紅樓夢》揭示的終極意義後，能進一步分析其他經典文學作品揭露的各種答案，從而理解《紅樓夢》在這種角度上的獨特意義與價值；這都有待日後更進一步的研究。

參考文獻

一、古籍

清·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

[Cao Xueqin (2006). *The Story of the Stone with Zhiyanzhai's second time review: Gengchen ed.*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二、近人編輯、論著

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8年初版，1981年再版）。

[Yu Ying-Shi (1st in 1978, 2nd in 1981). *Two Worlds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宋淇，《紅樓夢識要》（北京：中國書店，2000年12月第1版，2005年1月第2次印刷）。

Song Qi (1st ed. in 2000, 2nd ed. in 2005). *Essential Comments o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Beijing: China Bookstore.]

林景蘇，《不離情色道真如——《紅樓夢》賈寶玉的情慾與悟道》（臺北：大安出版社，2005年）。

[Lin Jing-Su (2005). *Under the erotic to Describe the essence: Jia Bao-Yu's Lust and Enlightenment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aipei: Da An Publishing Co.].

周策縱，《紅樓夢案——棄園紅學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

[Zhou Cezong (2000). *Cases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Collections talking about this novel in Qi Garden*. Hong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浦安迪編釋，《紅樓夢批語偏全》（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7年）。

[Pu Andi (1997).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ose early and sharp Book Critics o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孫遜，《紅樓夢探究》（臺北：大安出版社，1991年）。

[Sun Xun (1991). *Exploration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aipei: Da An Publishing Co.]

梅新林，《紅樓夢哲學精神》（上海：學林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1997年4月第3次印刷）。

[Mei Xinlin (1st in 1995, 2nd in 1997). *The Spirit of philosoph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Shanghai: Academia Press,].

夏志清，《中國古典小說導論》（安徽：安徽文藝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1994年5月第2次印刷）。

[Xia Zhiqing (1st in 1988, 2nd in 1994). *Introduc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 Novel*. Anhui: Anhu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張錦池，《紅樓管窺 張錦池論紅樓夢》（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年）。

[Zhang Jingchi (2009). *Watching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rough a Pipe: Zhang Jing-Chi Talking about the Novel*. Beijing: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張建華，《紅樓夢與莊子》（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1年）。

[Zhang Jianhua (2011).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nd Chuangcius*. Changchun: Jiling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張之，《紅樓夢新補》（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Zhang Zhi (1984). *The Second Supplement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Shanxi: Shanxi People Publishing House.]

詹丹，《重讀紅樓夢》（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

[Zhan Dan (2008). *Reread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aipei: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臺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

[Liu Xiaofeng (1991). *The Saving and The Free Wandering*. Taipei: Jiuda Culture Co., Ltd..]

劉再復、劉劍梅，《共悟紅樓》（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

[Liu Zaifu, Liu Jianmei (2009). *Comprehending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ogether*.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劉再復，《紅樓哲學筆記》（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10年）。

[Liu Zaifu (2010). *The Philosophy Notes for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Hongkong: Joint Publishing HK.]

艾梅蘭著，羅琳譯，《競爭的話語：明清小說中的正統性、本真性及所生成之意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

[Ai Meilan, Luo Lin (2004). *The Sentences in the Competition: The Orthodoxy, the Authenticity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Birth in the Ming and Qing Novels*. NanJing: Jiangsu People Publishing, Ltd..]

三、期刊論文

王玉寶，〈《紅樓夢》走出唯美的世界〉，《紅樓夢學刊》（2005年第5輯），頁117-131。

[Wang Yubao,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Out of the Beautiful World, *Studies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2005(5), 117-131.]

吳情，〈拯救與逍遙——從賈寶玉論《紅樓夢》的精神苦難〉，《藝文天地》（2011年6月），頁127-129。

[Wu Qing, the Saving and the Free Wandering: Discussing the Sprit Calamit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From Jia Bao-Yu, *Lifemonthly*, 2011(6), 127-129.]

胡曉薇，〈「物化於情」與「物化於道」——試論《紅樓夢》與《莊子》的「情」觀〉，《紅樓夢學刊》（2009年第2輯），頁255-268。

[Hu Xiaowei, "the Fusion of the Emission" and "the Fusion of the Faith": Try to Discusss the Concept of Emission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nd The ZhuangZi, *Studies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2009(2), 255-268.]

張祝平，〈走出大觀園——賈寶玉的人生道路初探〉，《紅樓夢學刊》（1998年第2輯），頁18-37。

[Zhang Zhuping, Outing of the Grand View Garden: the First Exploration of Jia Bao-Yu's Life Path, *Studies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1998(2), 18-37.]